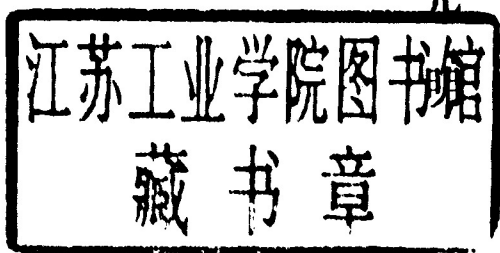


金石志上 唐 宋 金 元

威縣志

卷十八



威縣志卷十八

金石志

金石一種與史書相表裏大都記載往事兼以表彰前徽四庫全書依宋志例金石附史部目錄類不依隋唐志例附經部小學類不誣也是以金石往往足正史之訛而補史之缺然自有金石以來鑽研者代不乏人如歐陽修集古錄薛尚功鐘鼎款識是則有類考古學潘昂霄金石例劉寶枏漢石例是則有類文法學黃伯思法帖刊誤曾宏父石刻補叙是則有類書品學數者皆專家之業與金石本屬史家之旨稍殊元明以後方志中多載金石方志歸史部金石亦歸史部自不得拘守金石專家之說茲但取與本境人及事及地理有關係者酌取而記錄之餘則祇誌其標題與撰者姓氏及年月以求不違史法例不得不稍寬若顯與金石體例相違者亦礙難登錄焉所惜者兵燹風霜剝蝕殘缺往往雜諸荒煙蔓草中而未由撫拾採訪不無遺漏爾

金石志上 唐 宋 元 明

唐

宗城令衛知全德政碑

長慶二年北京

廣平府志今亡按此碑載鄭樵金石略

故城在今威縣東非今廣宗縣也又按威境古代碑刻大率湮沒廣平府志謂李雲墓石既在清河之右當亦在威縣境內云云不過一種揣測石既弗存攷証

奚自故探錄金石斷自唐代始

宋

新宗城縣三清殿記

大名張潔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邑之興余嘗按其圖謀其

來遠矣自漢代孝王孫如意封弟為廣宗王後魏置廣宗郡北齊復廢郡為邑至隋仁壽初改宗城焉迨今千有餘載邑居三河之間相距無百里之遠間或為浸潤決溢之患元祐初大河一決併漳御而東注於海奔湍渺漫極目千里非隄防可得而禦國家歲嘗為之計矣尙未得其禦之之策而民朝恐暮惕嘗慮其為魚之患而幸晏侯宣德來尹是邑未幾布政而請議於上遂遷其邑民得奠枕咸戴其復生之賜雖公居具備事在有司而祭宇廟祠自非民之樂為不敢以擅公家之私邑有郟氏

寶之諡予曰以生事係于之邑藉自祖宗善幹之積今坐享其衣食之豐實賴聖神陰相多矣由是有三清像宇之建悉君之力也而又倡率宣聖顯應天王城隍增福凡六廟雖欲助於衆力而經畫創置之勞一出於君故四時禱祠人咸歸於有地求爲序文以紀落成之日余辭不獲故從而書之故鄒氏之勤於此者蓋知所報矣夫聖神者國家嘗崇廟貌歲時爲饗犧牲幣帛以將其禮宜乎鄒氏報之之勤也惜夫鄒氏業於市廛未嘗從事於儒墨因其利而遂知報於聖神吾輩一旦脫身壠畝朝廷付之以重事則奔走禦侮効死於四方者奚足怪哉余承其所請又嘉其市賈之徒得其利而不忘其所報抑亦庶幾於吾道云爾新徙是邑又不敢略其所紀元祐

戊辰仲秋望日南都李公澤記

哲宗年號戊辰即元祐三年現石存城內高等小學校又按楚碧堂文集有新

宗城三清殿記書後一文其辭云右新宗城三清殿記宋元祐戊辰南都李公澤

撰文大名張潔集右中書也民國二年發現於威縣城內古壘中距元祐戊辰蓋

廣藝舟雙楫謂古今當若何推崇矣然公澤之文則舛甚余按前漢書文帝此記也
使南海見此不知當若何推崇矣然公澤之文則舛甚余按前漢書文帝此記也
代孝王參傳子登弟義傳子湯傳此則如意爲年之庶人國除新葬
興滅繼絕白太后封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據此則如意爲年之庶人國除新葬

如意即廣宗王非其弟子為廣宗王也如意為年之弟子非如意別有弟子也且如意為孝王五世孫文渾言孫殊不分明况封拜之權操於一人受封為王者能封人為王乎夫亦刺謬之甚矣文舛如此而乃漫然上石且遠借晉代書聖為之捉筆義之鬼有知得毋擲檢其旁乎吾恐世之度此碑者但愛書法之美併其文而亦寶貴之真讀書人當不止此數語也其疵以告學者而其疵又不止此數語也

大觀聖作之碑 廣平府志及深州風土記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己立法保任孝悌嫻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為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為法度頒之校學明倫善俗庶幾於古諸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婣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

諸士有孝悌睦嫻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嫻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誠申尙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等罰升爲內舍仍准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依太學下

等法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爲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
諭

諸以八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免戶下支移折變借身丁內
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

子孫同

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

言祖父母別籍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喪爲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
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強姦強盜若竊盜杖及不
道爲不和之刑謀殺及略賣總麻以上親歐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
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至徒
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嫺之刑歐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
輒告言爲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耆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或告事不干己
爲不恤之刑

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嫻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耆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臣鄭居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於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離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御筆賜臣禮部尙書兼侍講久中令以所賜刻石大名府宗城縣奉勅摸勒上石政和三年六月初五日將仕郎縣尉臣鍾劼將仕郎權主簿臣張拜桀通直郎知縣事臣牛直侯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勅摹寫承議郎尙書禮部員外郎武騎尉臣葛勝仲朝散郎尙書禮修官武部員外郎雲騎尉臣韋壽隆承議郎試尙書禮部侍郎學制局同編騎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圖南朝請郎試禮部尙書兼侍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久中太師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叁仟捌百戶臣

蔡京奉勅題額

按此碑在城內文廟民國十二年勸學所曾派工照揚但搨本上下剝蝕字多不顯茲據深州風土記所載碑上原文補入

又按碑係行書凡古二十三行額正書大觀聖作之碑六士有善父母為孝起至聽
 風俗起至庶幾於古止為八行條教後三行自大觀元年起至所賜刻石止為叙明門
 下於諸生之列此為外又有五行皆官銜姓名也惟末行太師尙書左僕射兼勅
 下郡邑刻石事由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二百戶實封三仟捌百戶為尙書左僕
 題額中有三柱國缺殘廣平府志謂考宋史大觀三年何執中代蔡京為尙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政和六年罷此類或即執中題茲據深州風土記所載係臣蔡京
 三字廣平府志疑誤又按深州風土記謂此碑李時雍摹寫其元本則徽宗御
 筆碑額大觀聖作之多有王琴德所得數本往別有書名碑末請摹刻立石及於天
 郡邑故至今觀聖作之多有王琴德所得數本往別有書名碑末請摹刻立石及於天
 元本宋史選舉志云自元祐幾經數十年修科主德行而略辭及八行科立則三
 舍皆不試而補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此碑入行之科元年至宣和三年僅
 有甚州縣學後世欲追古制其難固如此亦見選舉志自大觀元年至宣和三年僅
 選而州縣學後世欲追古制其難固如此亦見選舉志自大觀元年至宣和三年僅
 實也三年據此則入行之科生員始入學而即能志乃升內舍內舍望幾數十年非其
 專以學取士而元豐頌學令月一私試歲一公試月積其行實故入舍而中
 書行執紹聖初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積其行實故入舍而中
 上等者得列禮部試特命且官蓋學校取人而徒恃其法亦何求善法哉
 也特者得列禮部試特命且官蓋學校取人而徒恃其法亦何求善法哉
 往宗嘗置詞教學兼茂科矣而未聞其果遂得入之今時政者不以善法為急
 條教內有免戶常支移而折借身不足則移此謂彼移近輸遠是謂支移其貨志
 賦之物其輸有常處而折借身不足則移此謂彼移近輸遠是謂支移其貨志
 通常考云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其大抵多偽國所創初謂變也丁鹽其後丁鹽盡通

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疋
通考本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爲說也獨借借未詳其制宋史選舉志崇寧三年定
增養縣學弟子員亦云內舍免戶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
戶法殆亦賦役之色目也云云考証精核故附誌於此

大名府宗城縣新修廟學記

舊志廣平府志

自漢以來知有學校之尊而不知有所謂學政上即位之三年歲在壬午大建學校
於天下既爲之設官又爲之遣使又爲之專責郡縣茲典章斷自宸筆炳炳乎三代
之文不足進是矣嘗恠世之論學校者好大而反迂好高而反不切譬之金玉綺紈
可以爲玩好可以爲觀美當其平時非不貴重然不周於緩急不振於艱難有時而
或不用則卒爲棄物曾不若五穀布帛之要且急也論學校者亦猶是已方太平極
盛之際言獄訟者自以爲汚言金穀者自以爲俗言軍旅者自以爲猛學校則高矣
大矣美矣然嚴不若獄訟重不若金穀強不若軍旅區區抱虛名出于群衆之上若
無補于治亂興亡之數過者未嘗顧也固已委于無用之地而墮于虛閑之域矣名
在而實固無也豈不悲哉自漢以還其敝一律雖吾儒者用力勤矣得名而遺實茫
昧于無津涯而或不自知也故善論者必循其本本者何也有天下者所以治所以

亂則有定勢勢其漸也力可爲也勢已定則非力也積微而合爲是勢者在其俗俗非一日能也積久而成爲是俗者在其習旦旦而爲之是其習也此學校之本也發源細流波漫立本毫末而散則百世矣其所繫豈小也哉豈特獄訟之苟目前金穀之會計歲月軍旅之應待一朝之變而已於戲朝廷留意于學可謂知所本矣北都畿邑十三出其東者桑麻沃野人物富盛皆大邑也其西則披河之隈汎流漂蕩地多瘠鹵而俗亦凋敝纔得東十一宗城舊治雉川避河之衝崇寧四年始遷邵固名雖爲縣而實不若堡聚鎮邸之雄者官府城壁閭巷井屋僅可而已雖隸屬大名而絕邇甘陵不遠三十里異時醯醢之用蔬果藥石之物一切取給乎恩唯是學校之興縣之吏遵用崇寧二年詔書肇造者新舉無舊物之可襲不能以因仍苟且於是堂皇棟楹宏麗以深餼廩器用豐縟以肆逐爲他縣最在雉川村時有學元祐七年令郭長卿闢而新之今丞相何公實爲之記其文固在通直郎牛直侯洵仲爲是邑之二年馳書託予曰縣有學記乃大丞相之文學雖已遷亦猶宗城之舊也子爲我載其興廢以題其事予笑而謝之曰子之請亦左矣今丞相方相天子宰天下陶冶

萬物恩德浸于生人所至之官自可爲百世慮况于高世之文與日月爭光照耀一方三復其詞隱然見其王佐之略公輔之量豈伊小子如彼螢燐不燭自息又能爲之言乎雖然子之意則勤矣予典教事者十年自西而北與諸生遊者越萬里也嘗有一言譬如下里之側曲庸醫之近劑自謂俗傳而世習可以娛客可以已疾其言曰士君子之學非他焉能無愧而已矣聞之者莫不笑其迂且陋真老生之常談也徐告之曰子之自謂高出古人雄視當世可矣試採子平居爲行爲文較近世知名士行不必騫參文不必遷固也雜比而參合之孰美孰惡孰粗孰精能無愧乎此特其一也推而廣之事父事君謀家謀國果能內無愧於心外無愧於影揚論抗議無愧於言乎學者聞而服焉洵仲以精明渾厚衆務舉行學政尤謹若夫棟宇之壯餽廩之盛士子之趨於學皆朝廷之良法而吾君吾相之德非子之能也予所謂無愧者豈獨可以告諸生哉子其勉之凡法令之在學校至纖至悉未有若今之詳且密者前日之守令有意於興學患在於名不稱今日之守令有意於興學患在於實不副子一一以考之能無愧焉則善矣大河之北士風渾厚士大夫學問優而器識純

隱察其微使秀民彥士有以開警於前而浮薄者不能變其俗將見東至於莘如文正王公西至於相如忠獻韓公者出矣是則子之職修而其政成可無愧於丞相之文孔子之教而天子之令也

按此記正書政和三年秦坦撰牛直侯書在縣學畿輔碑目同碑文載舊志孫星衍全石考列入大名誤廣平

府志已辨之矣

金

洛州宗城縣新修宣聖廟記 廣平府志

民亟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謂之俗風本乎天地所稟然可以移俗繫乎君上所為然可以易孔子所謂移風易俗云者由上之人觀民設教示之以好惡一之以中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教化行而習俗美矣故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者守令也凡為守令者民事有大小政令有先後莫大於化民莫先於興學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天子有太學士修於家而後升於鄉修於鄉而後升於國修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凡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

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術苟不可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故其陶冶之効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材不可勝用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際是也故其衆職修萬務舉尊至於論道經邦之臣卑至於府史胥徒之屬莫不得其人雖微賤兔置之武夫莫不好德可以爲公侯而干城況在位者乎良由教養有方知民事之大小政令之先後而已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所謂先進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時仕進者也所謂後進者孔子之時仕進者也先進之於禮樂并田野之人教之後進之於禮樂止教好善君子而已教野人者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朝廷至於四海莫不以禮樂教而化之使其循於五教而不失其中是能盡人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也雖四海之野人莫不被聖人禮樂之化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成康之時刑措不用是其効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欲踵武諸聖而教天下之野人使各盡其性顧以布衣養士而標於四科者有十哲焉著名高弟者有七十二賢焉通籍門下者有三千之徒焉逮項籍之誅漢高引兵圍魯諸儒弦誦之聲不絕是時

去聖已二百年其俗猶尊信其道而不易其守使吾夫子居周公之位則化天下之野人爲東周何疑哉至於列國之時吳有季札楚有子文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產衛有蘧伯玉而已豈非後進於禮樂止及於好善之君子歟由是觀之後世鄉里之學廢如後漢明章唐貞觀開元之興學止於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眩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成就如成周孔子之實也洪惟聖上學本生知聖由天縱內焉聰明惟天時憲外焉制作與古若稽鼎新不世之規模鼓動斯民之視聽置國子監於中都設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命天下州縣許破係省錢修葺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產緣兵火沒官者許給還之其於本行禮教崇儒重道之風洋洋乎四表矣然尙罕聞有賢守令推上德意敦崇五教而化及野人者也按圖經宗城爲臨洛之大邑桑麻萬戶雞犬之聲相聞舊有至聖文宣王廟歲久不葺屋宇頽圮上漏旁穿又僻在一隅不當文明之地自撫定之後未有下士發策決科而登第者正隆元年文林郎歸化高元來爲縣簿歎學校之不修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重道化民成俗之意與同事趙居道勸誘進士魏選等詣漕司請邑東南隅故郵驛肇建

新學去卑陋黯闇之區就高爽文明之地爲正殿大門東西序講堂等舍屋二十餘
 間其繪塑先聖先師十哲六十四賢二十四大儒莫不中禮如太學而春秋釋奠朔
 旦釋菜其籩豆簋簠洗爵罍薦獻之器又皆中式如太常初議爲學用不足則邑
 中業儒者魏選等二十餘人共成之故役而不怨費而不勤君子可以觀政焉使闈
 冠方屨而至者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廣之以道德性命終之以禮樂政刑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解衣逍遙淹貫經史涵泳聖澤作爲文章變其舊俗將見歲貢士與畿赤
 等魁天下與臨洛偕矣一日託太常少卿盧永之朝請見囑爲學記余嘉高君之不
 務苟簡於一時而有贊助邦家化民成俗之志使邑人昔之瘠於義者今則腴於道
 昔之遺其實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勉爲書之俾刻石於堂以紀落成之歲
 月正隆丁丑孟冬晦日傅慎微記

按此記正書清河郡開國侯傅慎微撰仙巖翟炳書并題額正隆三年四月立石碑在文廟又按

正隆金海陵王年號三年戊寅即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廣平府志謂碑文末云
 正隆丁丑孟冬晦日撰記丁丑是正隆二年蓋撰文在二年立石在三年也舊志
 作正隆元年誤撰記作傅慎尤誤寰宇訪碑錄
 作僧慎微撰更誤通志兩載蓋未見石刻也

元

齊聖廣祐王廟之碑

按此碑撰文人姓氏已剝蝕難辨其立碑年月則為至元三十年

加封孔子制誥碑

廣平府志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祚我

皇元主者施行

按此碑正書大德十一年閏復撰在文廟大德元成宗年號

加號大成之記

奉政大夫威州知州宋太不花篆額威州儒學正王再斯撰洺水縣儒學教諭郝伯隆書丹

君師之道繼天立極斯民之所賴輔相左右以遂其生者也我大元之聖祖神宗崇儒重道深有意於是焉故上自京師下至郡邑皆有學校以為教養之地風教大振蓋有所自而然也是以吾夫子血食春秋大有光於通祀之文至大德丁未歲秋七

月朝廷命使於闕里懋舉明禋且加詔誥天下其視前代唐宋褒崇之典益爲大備
嗚呼聖人之道綸音之旨焜燿無窮談何容易然欽承而推言之竊有說焉聖人之
生當衰周之末刪詩定禮繫易修書因魯史而作春秋垂憲言而貽萬世遏人欲之
流存天理之滅如是而爲三綱之本如是而爲五常之道褒榮於華袞貶辱於市撻
使亂臣賊子不敢肆於爲惡人文之化煥然爛然金聲玉振時措之宜天地因之而
復位民生因之而復厚堯舜之道因之而復盛行於天下後世孟氏之所以立論聖
朝之所以推重寧非有取於是與至治癸亥歲春王正月奉政大夫乾寧宋太不花
莅尹是州偕僚佐而言曰我皇元盛典當有紀勒庶爲奉宣之効士論欣然贊成其
意工既畢命再斯述其事義不可辭端拜而書

儒士都省椽張矩太史院校書郎解霖通政院椽中李郁廣平縣教諭趙琬張澤田
克復廣平路學錄王希聖河間路學錄盧貞丘縣教諭崔中允儒學直郭克修韓誠
趙國輔耆老韓裕張澤胡寅康居仁陳和霍聚郭贊劉榮祖前威州儒學正朱希文
杜德淵前威州吏目李均良鄉縣教諭段口忱經鎮巡檢權尉司事趙簡司吏李敬

勅授威州酒稅醋務大使馬口威州酒稅醋務副使裴守貞縣吏李德明孟善徐口

潘口黃思敬進義副尉威州酒稅醋務提口不花洛水縣典史皇甫郁州吏侯嵩郝

珪口運實張思貞党郁王口元口史榮祖洛水縣尉嚴潛廣平路威州吏目口將仕

郎洛水縣主簿蘇允中將仕郎廣平路威州判官口源口務郎洛水縣尹兼管本縣

奧魯勸農事高盤承事郎廣平路同知威州事伯顏進義副尉洛水縣達魯花赤兼

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沙的奉政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

農事宋太不花監造州典吏張忠聶旺口顯校尉廣平路威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

諸軍奧魯勸農事也先忽都魯立石 按此記正書載金石分城編又按廣平府志謂癸亥乃至元三年此碑與前制酷碑是一石

蓋大德制誥通頒天下凡各路府州縣皆例得於儒學立石以垂永久此碑立於至治三年上距大德十一年已十七載或詔書頒行遲久而後上石耶抑大德間

先刻詔書至是續鐫記文均未可定又按至元順帝年號三年丁丑非癸亥說亥乃至治三年廣平府志前云至元三年後云至治至元蓋至治二字書寫之訛

田侯去思碑記 舊志按田侯事跡已見官續志此記舊志謂元延祐五年翰林承旨劉賡神道碑廣平府志按此碑為虞集撰又按廣平府志云按通志

翰林承旨劉賡神道碑 廣平府志按此碑為虞集撰又按廣平府志云按通志碑文見道園學古錄又云考元史劉賡有傳其事蹟與碑略

同歷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五朝凡三年翰林為學士承旨久致和七月朝廷所重天歷元年卒按致和元年即天歷元年泰定帝以是年改元致和七月

崩太子阿連大統之前其時尙未改元天順是月文宗即位復改元天歷文稱廢前於文宗入纘大統之二年徙威州來治至正中省縣入州明皆爲洛水縣元憲宗二年徙威州來治至正中省縣入州明初降州爲威縣廢卒未省縣以前故碑與傳皆稱爲洛水人

威州重修廟學記

舊志廣平府志

威州治國初寓井陘後徙涖洛水學因縣舊狹隘弗稱瞻仰廟貌歲久復傾敝弗克安神栖至順庚午前守董侯守思始議撤而新之迫代弗克就明年州倅蕭侯伯顏將因其緒成之終以狹隘爲憐得州民地益展而南於是首捐己俸倡率僚屬增修聖殿兩廡若干楹改顏曾思孟東序西向以配先聖仍肖子思像繪賢像若干軸州人聞之佐役助工惟恐或後又創神門幕屋若干楹初廟既南徙前逼民居無路以通往來民投牒自獻又與浮屠氏之地相密邇諸僧復以狀獻以畝計若干皆酬其直始於是年正月終於四月講誦有堂游息有所神像禮器無一不具州人以狀求記於戲如二侯可謂達爲治之本矣蓋三代盛時未嘗不以教養爲急務粵自周室既東而學校之政弛重惟秦虐聖經殘缺黃老於漢魏晉佛于宋齊梁陳吾道不絕如綫時或有聞率亦有名無實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藐不知吾之所當教者

何在所當學者何事三代以來建學立師之本意果何爲乎不過記誦詞章而已故雖漢唐之隆有愧三代之未非道有古今之異而教有不同也迨宋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得不傳之緒于遺經程張朱子繼之益大發揮然後斯道晦而復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聖朝因之以經學取士而學以伊洛諸儒爲主士生斯世得免冥行擗填之艱徑詣聖人之門庭升堂入室與聖賢接何多幸也夫何積習既久流敝易生至或徒事口語而無踐履之實甚者但知割裂裝綴以爲取富貴之資又不能一出諸口故或發口卽性學心學考其行則非或下筆則無極太極卽其實則于中無所有也周程張朱之言無日不相接周張程朱之域則邈乎如高天厚地之相隔終身不能窺其際也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流而不返吾恐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是當今之大敝也任是責者可不思所以正之哉因其請記而並論之用告是職者庶無負二侯之美意董侯名守思藁城人以父廕來涖是州蕭侯名伯顏朔方人甲子科進士以高第授承事郎保定路同知安州事滿調今職二侯之爲州率以興學化民爲急故其政有成以是役言之功不擾衆役不踰時割地獻工皆出自然

卽此一事亦可以觀政矣因侯是舉遂使經鎮士夫出藏金具材用私起洛水縣學如州學之制其感化又何如也嘉政可紀弗能枚舉且有他日去思之碑在茲不復云是役也贊助之力則有威州判官張榮暨郡儒學正張處割地以廣廟庭及修建講堂齊室幕屋姓氏題名于碑陰

按此記正書國子助教東郡楚惟善撰蕭伯顏書丹俎冕篆額至順二年季夏立石在城內文廟又

此記亦載金石分域編又按廣平府志謂樊彬碑目作至大二年誤蓋至大元武宗年號至順乃文宗年號

威州重修公廨記

舊志廣平府志

威州轄縣二曰洛水曰井陘洛水禹貢冀州之域商祖乙遷邢卽此地也秦漢以降或爲郡或爲縣廢置不常亡金號洛水國朝因之自前至元初州治由井陘徙于此卜廳事于乾維之地而創之屬縣如故逮至正庚寅詔汰冗官洛水革去州于是乎親民知威州事王朝列下車之初適其時矣顧廳宇狼藉弗堪民仰慨然有葺理志而未暇焉一旦佐治黃河有功而還興學以崇化勸農以敦本均賦役而簡民訟盜賊有屏息之效常平得歛散之宜至於應辦軍儲罔不周悉爲政之餘謂同僚曰公廨傾圮烏足以尊吏治而聳觀瞻修之可乎於是監郡公州倅判暨幕賓僉曰可遂

捐俸金以爲經營費乃同心戮力鳩材計功而民之嚮義者亦樂助之固所宜也損者完之闕者增之俾廳堂門序凡若干楹不奢不儉燦然一新爲承流宣化之所詎不稱歎落成有日屬予記之欽惟聖天子慎擇守令期于得人若王朝列之爲威州心公才幹政舉民安可謂賢守令矣故民被惠澤之深撫德政之大者禮請冀州尹徐公具文于豐碑豈特公解一事之可紀哉雖然苟不稱道其施爲之實蹟使後之任是責居是州者何所稽考焉謹以間座名數及所置公用什器詳具于碑陰以爲

將來者告

按此記正書元至中十四年鄉貢進士郡人劉謙撰此記亦載金石分城編又按廣平府志謂文略云威州轄縣二曰洺水曰井陘前至元初州

治由井陘徙於此至正庚寅詔汰冗官洺水革去州於是乎親民知威州事王朝列下車之初適其時也云云按庚寅乃順帝至正十年元史本紀是年無詔汰冗

官事據此可補史闕

明

學校格式碑

廣平府威縣承奉使府帖文承奉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尙書禮部咨洪武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欽錄到中書省案驗當日左丞相宣國公欽奉聖旨恁省臺部官

將侍御史睦稼建言事理集議來欽此當日又欽奉聖旨今後立學春秋休要祭祀設科分教禮樂射書數恁每定擬來欽此會集省臺部官逐一議擬於十月二十七日早朝奉天門奏奉聖旨節該學校合行的勾當秀才每用心講究著行欽此欽依會議定擬到各項事理洪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書楊右丞陳參政睦參政右司郎都事禮部堂崔尙書於奉天門東板房內奏奉聖旨准教定立罪名這格式各處學校都鑄在石碑上欽此除欽遵外議得后項事理宜從行下所轄府州縣先取提調學校正官首領官欽依奏准條畫管得教養真材務臻實効不致違悞重甘結罪文狀繳咨中書省照驗相應咨呈請照驗欽依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先具提調學校正官首領官管不違悞重甘結罪文狀繳連申省須議劄付者

一生員入學定例

一各處府州縣責任守令於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必須躬親相視人材俊秀容貌整齊年及十五之上已讀論孟四書者方許入學其年至二十之上願入學者聽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巡歷到日逐一相視生員有不成材者黜退另行添

補上項生員如果赴中書省各行省相視誠恐路遠不便

一選官分科教授

禮律書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禮教律教寫字于儒士有學問通曉律令諳習古今禮典能書字者樂射算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樂教數教射於知音律能弓能算法者上項訓導禮樂射書數律但是能一等或兩等者從各處守令考驗各取所長相兼訓教府教授州學正縣教諭掌講明經史時務使生員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曉古今識達時務及提調各科訓導必期成效上項教官從各處守令于儒士有才德有學問通達時務者選充官爲應付行糧脚力悉赴中書省考驗

一生員習學次第

侵晨講明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未時習射弓弩教師使噐杖舉演重石學此數件之外果有餘暇願學詔誥表牋疏議碑銘傳記者聽從其便禮樂二事見行集議比後成書頒降習學

一生員額數

府設四十員州設三十員縣設二十員

一教官員數

府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州學正一員訓導四員縣教諭一員訓導四員

一師生廩膳每人日支食米二升茶油鹽醬在內就於本處係官錢糧內放支學內設空閒地一所爲射圃一生員入學姓名每季申報合于上司置立文簿附寫某州某縣某鄉某戶

一教官出身俸給定立等第如果教有成效異才出衆者不拘資格優加擢用府教授正九品俸米三石州學正從九品俸米二石五斗縣教諭授省劄三十個月陞州學正俸米二石府訓導授省劄教訓六十月陞州學正州訓導授省劄教訓六十月陞縣教諭縣訓導授省劄教訓九十月陞教諭以上並月米二石各府教授各州學正俱係中書省除授在外各行省咨舉中書省除授教諭訓導所授文憑在內授中書省劄付在外授各行省劄付

一守令每月考驗生員觀其進退揖拜之節聽其語言應對之宜背讀經史講通文

義問難律條試其處決講禮務通古今寫字不拘格式審音詳所習之樂觀射驗其乘除口手相應守令置立文簿同教授紀載諸生所進功程如一月某生某科學不進紀載於某科三月學不進罷此科訓導月米半月罰多不過一月

一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去處考試各府州縣教官生員如府生員十二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教授某科訓導各俸錢一月二十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授及某科訓導黜退二十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州生員八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學正某科訓導各俸錢一月十六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學正及某科訓導黜退十六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縣生員六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教諭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十二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諭某科訓導黜退十二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

一設學之後子弟習學各科限三年有成隸中書省者貢至中書省考試中選者就便量材錄用隸各行省者貢至各行省考試其中選者貢入朝廷選用

一各處府州縣於洪武三年正月爲始開學務要實効責任所在有司守令正官提

調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每歲考覈學生功課比上年有進有司官教官便是
稱職若學生比上年學不進者有司官治罪教官黜退

按深州風土記亦載此碑大旨謂今錄存以見明世之公牘文字硬槩蓋文辭不如
宋大觀碑遠甚是後公牘盡沿此體大兵皆出吏胥後五代其君入往武人而詔
而所謂聖旨則鄙俚尤甚自古王言無不馴雅雖元起自塞外其入往中國能習華
令必皆學士大夫所代撰類有辭采可觀獨元起者亦失其本情故徑用俚言
俗語已甚難得於文辭義意則故深論明太祖起自諸夏乃亦因襲不改是其失之
尤甚者也其後宦寺傳宣則尤以俚俗為絢綉非士人所重而律則治世不具其
科用禮樂射算書律六者蓋後世車制異古御射御書數生員如分教是史誤也
可不讀故去御增律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不知生員如分教是史誤也
又云生員雖定數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不知生員如分教是史誤也
額已見此碑亦史文之疏載兼及劉向說苑百家之書衆矣而獨稱說苑甚
史載太學之制則自四子疏載兼及劉向說苑百家之書衆矣而獨稱說苑甚
非謂也碑云寫字不拘格式太學則每日習書員四百餘名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
諸帖為法意天下學校略同之碑云每日習書員四百餘名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
導四員似為多疑州縣正教諭外府州生員四員每縣訓導四員每縣訓導四員
州三十縣二員今此州縣正教諭外府州生員四員每縣訓導四員每縣訓導四員
正是時蓋將取士於學校明年特設科舉之制始與碑稱左丞相宣國公
李善長也中書省楊右丞者楊憲也後賜名舉之制始與碑稱左丞相宣國公
稼也右司郎都事失其名其官丞相閣大學士之制而政歸六部矣是仍元制
中書省其後久之裁中書省而官丞相閣大學士之制而政歸六部矣是仍元制
變也吳氏放証詳明頗可供觀覽屬立碑則在洪武十年至御立石者姓名已剝
參政又此格式本定於洪武二年威屬立碑則在洪武十年至御立石者姓名已剝

風 集 二
蝕不辨碑
在文廟

重修文殊寺記

古威州文殊寺宋時之古刹洪武初僧會妙深所建也在縣治東南一里許其地幽而清梵宮弘而敞金像古而慈歷歲既久風雨震零是以堅者朽正者欹丹者湮腐者剝日征月邁漸入不競永樂間妙深弟子圓興繼僧會躬主寺事亦嘗留意未遂而寂而圓興弟子有曰覺瀛者道號大川乃斯邑蓋村社名族戚二翁次子也年幼棄家爲僧既長衆推薦爲僧會沉靜端謹風度肅然顧瞻殿宇每生咨嗟志於增改於是勸檀越致良材鳩工匠興陶冶琢礪石先修舊殿補塑佛及觀音像方丈禪堂僧房厨庫次第而重新剏建大雄寶殿天王殿三門內建伽藍二字在東西外起鐘鼓二樓於左右經費之貲數以萬計出檀越者半之維時贊相則有今清河僧會覺福督工則有今首僧性安經始於宣德戊申春告成於正統癸亥秋殿宇庭堂煥然一新佛像諸天金光燦耀其規模壯麗足以敬仰視之於前則霄壤之不侔矣而大川復念成功之難因走書徵言以識其不朽余觀大川朝暮領衆口焚香誦經上答

四恩下濟三有雖祁寒暑雨未嘗敢倦今事已集願余爲之記嗚呼大川亦人子耳其所以奉如來之教服如來之衣誦如來之言清修苦節堅持戒律以致美乎精舍者無他蓋欲繼其志秉其教傳其道於無窮也其知報本之心豈淺淺哉是宜施主爲之欣然其寺爲之廓然較之他邑無與比儷矣後之居是寺登是殿瞻是宇優游乎方丈俯仰乎庭堂得以樂其所樂志其所志而無折筵飛簷之慮者可不知所自乎然瀛福皆圓興弟子也而官至僧會安以遵教而爲首僧其師弟之賢與德可謂無愧於如來之宗派矣余世家威邑與大川交游情厚稔知其詳故不辭而爲之記

按此記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儒學訓導邑人潘泰撰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儒學訓導雞澤劉芳書丹並篆額大明正統九年甲子夏四月僧會司僧會覺瀛首僧性安等立石

曹洞宗派之圖

曹

圓口口無爲覺福

號如山任清河僧會

從正思維

洞

斌口口口

鑑口口口

隆口口口

德口口口

妙圓覺性

宗

派

祖道興榮

之

永緣福慶

圖

祖師妙深

號惠淵
任僧會

圓興

號大雲
任僧會

覺瀛

號大川
任僧會

圓口號寶園

覺清

號如鑑
法興寺
院主

浩口口口

口號咸亨

口口口環

性安一祖澤

志號進堂

惠一祖琇

銘口口口

口號普惠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於私昆季有求異者省之曰親棄吾養且焉用此若第取之其餘足贖吾老矣其義
 雖三尺之童知敬慕焉道中門之內雍雍陸陸然處其汪氏婦克和而有禮服配子
 人李氏有淑德閑於婦道資性聰悟處士最鍾愛之孺人樵遇之特厚業之以克相
 猶以國子生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是固處士之克教抑之亦孺人業之
 卒處士生洪武癸卯成化九月卒初七日辛巳九月念四日壽一十九日合葬於
 庚午三月十六日卒成化四月辛巳九月念四日壽一十九日合葬於
 高家寨之原從吉兆也子明進士長觀其婿也呼通君立身之大節曰孝曰友
 著於中朝子二士人趙明進士長觀其婿也呼通君立身之大節曰孝曰友
 曰義曰信而已處士之孝發於深衷而動乎天地是以感召之機孚於異類足乎誠
 也昆弟之間惟先之以退讓故能篤友于愛若義有以急人之困而信足釋
 人之紛爭皆其大節之炳如者傳曰生可實於鄉之配矣肆惟慶澤所鍾流於賢嗣
 之宜慈惠和而母儀婦德是範閨闈不慊為處士之配矣肆惟慶澤所鍾流於賢嗣
 用日樹忠貞之烈迺褒封之典龍章鳳勅者大書以表於蒼天之報殆亦無疆期也
 使威之後人知所矜式云大明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孟夏廣宗縣崔恭表

按右碑在王高寨

威縣重修廟學記

此記在文廟內

廣平之威縣舊有文廟與學在縣城巽隅丁元季兵燹悉燬焉洪武初知縣袁侯師
 孟始即故址建大成殿兩廡櫺星門戟門明倫堂二齋與夫神廚庖庫饌舍堂號舉

如制歷永樂宣德以迄正統凡逾六紀棟宇悉皆摧剝時知縣介休王侯閩撤而新之規制一如舊而堅整加焉仍拓築射圃樹亭曰觀德繚以周垣旣畢工而王侯卒官自是又歷景泰天順以迄成化凡三紀于茲昔之堅者以腐整者以缺摧剝將復如前更數尹率因循憚作視若非已事者及舒城秦公民悅來守是郡政教兼舉尤加意學校歲丙申行部見之嘗欲督修視縣僚無可與成事者第太息而去越明年知縣曹郡閩侯縉至首謁廟退詣學顧瞻喟曰吾首政也而曠敝至斯容可緩視弗舉乎慨然有興修之意顧蒞事伊始費莫從措郡守秦公知其政克先攸重也亟出府帑白金若干又募富民好禮者出貲有差總督經營悉委諸閩於是閩侯率僚佐縣丞邵成主簿蘇貞典史于貴相與計圖浮材於川陶甃於野代石於山役夫於農隙僦工於口口之良以成化戊戌九月初三日始闢隘爲口起卑爲崇易腐以堅補缺以整輪奐以新規制視舊加十之三四過者改觀居者增氣至庚子年十月十八日將告訖工而閩侯遷知陝州去今知縣扶風王侯政繼至志如閩侯又善體秦公心工有未備者以次繕完今秦公亦遷江西大參政去矣教諭莆田陳公璩訓導慈

谿鄭公循清河袁公理泊生員張時雍李寧輩相率謂曰是縣廟學建自國初垂百餘年一再興修係一守四令之績不書無以告將來以濬發身於茲屬為之記惟自國學以至諸郡縣學必皆有廟以通祀吾夫子者以其道行萬世不以古今而有間故凡為其徒者莫不遵其教也彼異端之徒且竭財力崇宮室以競尊攸自矧吾徒顧弗彼若乎口口口口帥口必以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袁王二侯今秦公泊閭王二侯所為汲汲斯舉者其知先務哉冀自今凡教于斯學于斯者尙朝益暮習各懋乃業必俾風俗之美人才之盛甲諸畿邑始不負諸師帥之用心而濬輩亦與有光焉因請記廟學重修顛末口書以勗諸成化十三年邑人王濬撰

重修三官廟碑記

此碑在城西北宋村成化十六年隆平縣教諭盧賢撰

重修城池公署記

此記成化十七年教諭陳璣撰

記曰自古為人上者不免於勦民而於已之勞心焦思亦所不免此守靜者之所以憚為好逸者之所以不為才幹庸劣者之所以不能為間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亦惟因循故事塞責一時而已耳以故城郭公舍廢墜常多其有以興作為已責夙夜憂

勤百廢偕作非獨民之不怨而且來人之感慕欲形諸歌詠辭章以記功績之盛此其所爲必有以合乎人之心也威隸北畿之廣平於元爲州至洪武初始改爲縣墉郭基址頗宏遠但累數十年不葺不興而人馬可通行凡百公宇類皆傾圮風雨幾不蔽矣大尹王侯於成化辛丑仲秋來知邑事未幾月卽修城池編民爲數十堵堵百餘人並手偕作侯步行巡視日三四次廣袤伊口而周圍有堞四門有樓城上又立小舖十數舍樹旗稱之凡經二旬功悉就緒繼此學口則蓋兩齋凡十楹宰牲庫庾凡十有五楹縣治則翼中門蓋前口口口耳房其楹九立太僕寺之前後二堂其楹六舖舍則蓋三所各有郵亭及東西正房廳不如制以至養濟有院鄉社有學旌善申明有亭馬廩子粒有倉合之又四五十楹關街衢立四關此其所撤而新之者至如察院倉庫南北壇舊貫可仍則仍而葺之財不覺費民不覺勞而庶績成就飛飛其攔角角其楹入斯邑者咸起敬嘆鄉老張聰輩相與請予記之予惟治家事人莫不盡心以爲子孫計及治官事人心必因循度日以爲自安計今王侯下車未久卽以興創爲己之責視威邑若己之家視威邑之狼藉猶其家之狼藉也修城池若

築家之垣墻治公舍若治家之私室務求整齊堅緻以為永圖古人有立一亭蓋一廳猶有記者况一縣之城郭公宇煥然一新口之不亦可乎鄉老張聰輩之請不亦當乎口口記其事跡之實使後之觀者有所考焉口口王侯口口之善自有他日去思碑在茲口口以壬午鄉薦授河南蘭陽縣尹丁父口口口口任諱政字尙德陝之扶風人

重修法興寺碑記

寺在大張山碑記明成化二十年教諭陳璉撰記中大旨謂寺創自元至正明代屢次重修此次重修者里中郭進為之倡嘉靖甲

子年重修又有碑記

董氏制誥碑

此碑弘治五年立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父之教子期于成名子之孝親志于顯揚肆朝廷推恩臣下必體盡孝之心而酌其善教之功焉而董口乃南京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威之父慶忠厥子効用于時宜有榮名以於所本茲特贈爾為承德郎南京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服此休嘉永光泉壤勅曰爵祿所以勸人臣之忠褒典所以遂人子之孝此國家令典也爾劉氏乃南京戶部清吏司主事董威之母有子効用勤于職任皆爾善

訓所致茲特封爲大安人爾其祇承永綏祿養

特賜無極觀碑

此碑在城內東街無極觀大金會元長安劉源撰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夏四月重立另見宗教志道教門

重修龍王廟碑記

國家奄有萬邦海嶽效靈百神受職其有功於人者則廟而祀之威縣五龍廟其來尙矣不知創於何時說者謂其神顯於海道艘舶之往來風濤之險阻水旱之焚溺咸求之有應故龍王之廟達之天下焉廣平畿甸要藩也陸地千里土沃宜稼然漳溢洺沙之四水環接交流威縣爲邑介乎四水之間歲雨霖霖則齊漲競溢橫流於四境民甚苦之郡邑之人聞神之靈皆仰叩而保之或奉主以祀之由是廟始建於茲凡有水旱札瘥必禱焉輒獲嘉應神之靈大有功於人也廟在邑城之西北隅歲久侵敝上雨旁風垣宇頽壞幾於不振然神之靈不泯時則有國學上舍張君翰每過祠下輒興欽嘆蓋將有起廢之志後因畢業成均弗克遂圖弘治甲子春張君偶瘳瘡疾求醫弗療夢神與之吹救時覺毒氣上騰涼颺下襲恍然若有人以清風披拂之者稍寤但見風雨驟至霹靂大震張君卽駭愕默禱於神瘡果不醫而自瘳也

人咸以爲斯神之感病間張君喜曰尊王乃民之福主今廟廢合會集義士董欽夏宋等勸誘於衆而共建之自詢謀僉同各捐重貲求材木興淘瓦傭工命匠通力效勤于時邑侯榮河李公魁邑丞荊州朱公輔肥鄉邑丞張公佑典史涇陽張公弁趙城張公鎧儒學教諭華陰王公緒訓導陽武崔公璋祁縣張公釗亦捐己俸而樂助之不數月而告成輪奐一新規模宏偉廟貌崇嚴門亭軒敞黝堊丹漆而裝嚴神像視舊有加四周之垣則又畢工於縣侯陽曲邴公紀區畫之力也廟成張君欲刻石紀盛事而傳永久屬予記之予維人神相與之間一誠而已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一誠之所致也鬼神可以誠感而况於人乎君子立心操行要之可以對越神明無愧於神則無愧於人矣然以吾愧於神而諂之無益也以吾無愧於神而慢之不可也無愧於神而敬之無諂焉斯知所以事神矣張君始以誠而感神終致神之默佑廟宇既廢募衆重修可謂知事神之禮矣今而後吾知神威顯赫而有所依歸吾民祈禱而有所瞻仰所謂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是則廟堂之托也依日月之光仰天雲之覆得以悠久於無窮永固而不朽也

故因其請遂疏其顛末而爲之記云

按此碑記乃弘治十八年太學生張翰立在城內買家街龍王廟內廣平府儒學訓導鍾文撰

文中載威邑介漳溢洛沙四水之間頗可供研究地理者之參攷

龍舒淨土文碑

國學進士王日休撰 黎陽周得山等刻

予徧覽藏經及諸傳記取其意而爲淨土文無一字無所本幸勿以人微而忽其說欲人人共曉故其言直而不文予龍舒人也世傳淨土文者不一故以郡號別之

淨土之說多見於日用之間而其餘功乃見於身後不知者止以爲身後之事而已殊不知其大益於生前也何則佛之所以訓人者無非善與儒教之所以訓人何以異哉唯其名言不同耳故其以淨土爲心則見於日用之間者意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爲無適而非善善則爲君子爲大賢現世則人教之神祐之福祿可增壽命可永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爲心者孰謂無益於生前乎其次爲業緣所奪而不能專志於此苟有志焉者亦惡緣可以自此而省善緣可以自此而增惡緣省而不已終必至於絕其惡善緣增而不已終必至於純乎善惡既絕矣善既增矣非爲君子而何非爲大賢而何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爲心者孰謂無益

於生前乎又其次不知禮義之所在不知刑罰之可畏惟氣力之爲尙惟勢力之爲趨苟知以淨土爲心則亦必知省己而自咎所爲雖不能皆合於禮義亦必近於禮義矣雖不能超乎刑罰亦必遠於刑罰矣漸可以脫小人之域而爲君子之歸庸人稍知佛理者世必目爲善人此其效也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儒教爲心豈不益於生前何必淨土哉曰此世間法耳非出世間法世間法則不出於輪迴出世間法則直脫輪迴之外淨土旣益於生前又益於身後者以其兼出世間法故也

智者十疑論云三菩薩修兜率一名無著二名世親三名師子覺約云先生兜率見彌勒者卽來相報師子覺先亡數年無報次世親亡三年乃來報云天日長我生兜率禮彌勒佛聽其說法卽來相報已三年矣問師子覺如何云生兜率外院戀着天樂卽不曾見佛且以菩薩而生兜率猶有戀着不見佛者此輪迴之根本是知兜率難修有墜非比西方易修無墜也智者又云有見釋迦佛而不得道者若修西方見阿彌陀佛無不得道則釋迦佛與阿彌陀佛其願力功德威神小大固不同矣故大慈菩薩云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念其名號消一切罪遂生淨土宜哉

塑佛聖羅漢護法等神依次位乎其內然其規模壯麗人偉之謂是刹者乃吾洛水梵宇觀之冠也若釋迦文佛暨諸佛聖羅漢護法神等儼然並見乎人間世也夫天地羣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然聖人垂像與天下後世因欲其無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勝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天濟謂曰致楚邇高行人勝事首起人皆樂從之以其修梵宇意代合聖人垂像之謂則天濟之所稱驗矣此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致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後來者所有營為亦宜視法於致也乃為銘曰道性為善體固難見後殿鼎修楚珽相繼殿堂廊廡煥然一致繪塑佛聖儼然形勢正統之際斌師出世後殿鼎修楚珽相繼殿堂廊廡煥然一致繪塑佛聖儼然形勢勒石山中以昭後裔冀萬年永為福地

城內南街關帝廟鐘

此鐘明正德口年四月口日鑄上鑄有佛日增輝法輪常轉皇圖永固帝道遐昌等字並有偈數則特錄於右

偈曰三寶由來總一家山外消息更無口打成一片誰人會口口雲開便到家

偈曰菩薩慈悲廣大度衆生出奈河有緣有分皆得渡只教證果六波羅

偈曰佛在心頭莫外求古今無路塔中修口而智量還居會半夜三更有日頭

偈曰身口火宅不堅牢衆火相逼最難熬三車引出諸佛子露地安居可逍遙

偈曰這卷真經本在心時時轉動共分明運用往來無間斷只恐常人無眼睛

偈曰前生不修今不知酒色財氣一般迷財管目前貪快樂限到頭來悔後遲

瀋瀋羣牧所三官廟記

此記在城東方家營明正德四年古威高儒撰

今天下之人或居大都居府州居縣居一村居一鎮一營一堡一壘一寨必隨其地或建僧寺道觀神廟三者或兼建之以因乎其人禍福之所禱所建有是不同者又或從一俗所崇尙從一人所信奉要之謂是皆可以去禍而求福也然其爲制雖有大小必極雕畫之工巧金碧之侈靡萬狀千態之幻恠使祈禱者至焉一瞻仰不敢不堅其崇信之心蓋一時民風然也威縣正東十里餘一營蓋瀋王府羣牧所也置於永樂初年居之者二百餘家一千戶官領之營之南有觀音堂西有真武廟中有二郎神廟自正統天順成化歷年所建皆從一人所崇信而成也營之北一路兩出間有空地一區軍人付友才者能奉道發心首舉於是建三官神廟以益營人祈禱始而謀於衆咸曰吾營巨家惟方君貴財富萬倍德聲四達非得彼之力是事恐弗能就也請方君卽諾之且語之曰凡建廟所以棲神而佑人所以使人而知禮若今工巧侈靡幻恠之事適以褻神而惑人吾必不能爲也衆曰惟君之命乃鳩工掄材擇日從事前千戶王君鉞今千戶呂君清及吾邑孫君果魏君忠劉君經以方君之

厚皆輸財以助廟惟三楹神惟三尊門窗九鼎神使數輩而已雖工而不巧雖華而不奢雖奇而不恠方君可謂知事神之義者矣授工於弘治甲子之九月訖工於今年三月也請予記之予亦方君素所厚者不可辭遂書此以記

威縣城隍廟建東西神宇碑記

此碑明正德庚午立撰文者姓名已殘闕

石佛寺鐘

此鐘現置教育局前左側即舊儒學地也不知何故何時移此

鐘頂周圍有大字文曰增輝佛日法輪常轉帝道遐昌皇圖永固鐘腰周圍有小字數方其一方曰南瞻部洲大明國直隸廣平府威縣章華社陳賢塔村石佛寺住持僧人定秀徒口惠口發心人孫整齊景孫柰孫江發心道人齊杲陳得勝順德府金火匠祁得時男祁才祿張祿楊百通張章正德十年三月其他方皆村人名

大成殿鼎文

此鼎在文廟大成殿

直隸廣平府威縣儒學大成殿鼎正德十一年丙子夏造

名宦祠碑記

此碑記嘉靖五年知縣錢朮撰

皇帝即位之五年威名宦始奉祀祠先是築學宮之左墜茨黜聖于茲大備既卒事

伐山石口厥成予嘗讀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捍大災患則祀口掩卷曰聖王之制祭禮也凡以有功烈口然而已其嚴乎祭統治人之道莫急于禮口莫重于祭夫祭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則又掩卷曰祭之義淵乎微哉惟賢者爲能盡之也已及觀國語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則乃以爲君師之恩實與父等其根于心而通乎祀也口一而已故君子曰夫祭惟聖能制之惟賢能盡之非聖賢有所增減而強勉之也因夫人也夫人不忍死其親於是如有在之祭故祭事親之終事根本之至情誠非自外至也不可解于其心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此祭之義所由廣祀之典所由起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而事惟祭爲最重天子樹一人吾一邑之上其於吾有君道焉有師道焉吾生于吾父弗得食教于吾君師莫之生也故曰君師之恩與父等恩同故其事同事同而祀不同心之所不能已禮之所不可欠缺者人之不忘其親也無時若事弗庸其祭則夫有懷君師之功烈而圖報祀也固其情也情以見性禮以緣情而心實統之聖賢莫能易也仕於威者世遠多不可考獨勝國田公郁明王公閩閩公縉許公慶

姜公文魁其食威有赤于之保其教威有父師之訓士民思之莫忘也義不容於弗祀教諭陳君璲李君達其徒肖祀久而勿替是深有以嗚乎教贊乎政法當與享無疑也予因校修威志上有感于諸公下以憫吾士民罔攸將厥深長思也乃爲置祠俾有嚴祀之地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祀典制之聖王祭義盡之賢者與威士民之奉祀暨嗣是主斯祀者非予作之也予姑舉天下之通典修有司故事豈敢曰明斯述之然吾亦重有懼焉予令威且三載蚤夜懼不能繼諸公後斯石之立亦以寓吾懼并以懼後之人也夫威宦蹟石及之則其人猶存其人存其功烈存也其功烈存其人存石存之其不及石則若逆旅然無所與乎威也於戲石豈能存亡乎人哉人心之思否人言之否臧皆於石乎見之是非獨石能存亡之昔之人亦與自爲存亡也石不能存亡人人之可傳與否存乎石石亦可懼也哉吾爲懼之故書後之覩斯石者猶吾懼也則斯石之在威蓋不徒觀美者矣

鄉賢祠碑記

此碑記嘉靖五年知縣錢允撰今在文廟

鄉賢何祠以明教也何明教也民易從而教易入也先王之於民自能食能言教之

稍長有小學之教既又教以大學終身焉其爲教也出之家塾萃之鄉學拔之成均
閭胥族師黨正之所書鄉大夫之所考察大司徒之所賓興師保氏之所以爲教大
司樂之所以爲防大抵皆鄉三物也其設學也臨先師于上質諸賢於傍舍采以興
禮合舞以興樂受成以興義非獨報德報功也示教也是足明民矣未也又爲鄉飲
酒禮坐其居常愛敬之人俾卑者少者敵者列侍其下而讀法焉非獨老也師其
親見者而面命之也明民亦至矣猶未也于是有鄉賢之祠焉彼其間吾先師孔子
王祀萬世以爲此神人非吾能知也配食從祀諸賢另一等人物非吾能企及也見
耆俊之與鄉飲也則委諸有司故事未必與儒先若是班也人之情往往略于所習
見而駭於所曠聞略則怠駭則疑怠且疑而爲善之心微矣教亦如之何哉此明教
于祀鄉賢爲要切者也民見鄉賢之有祀也莫不曉然曰此吾祖吾父也此吾祖父
之親戚朋友也此吾鄉人也吾嘗見其與鄉飲也已見其陪獻文廟也已今若此必
其德與功若言有可傳者將與吾先聖先賢之祀均無泯滅時矣彼若是吾獨不能
若是耶是將奮然自信以樂受吾朝廷之教而其爲善也抑誰其能禦之故曰民易

從而教易入也癸未冬余令是邑詢知爲闕典搜抉舊志並令纂入者數人欲崇祀之乃今太守來蒞是郡越一歲百廢具興上旌下頌乃慨然曰天子命守令于外非獨任簿書督貨賄而已也將以翊名教宏化理使民去奇袤敦本實勉忠孝也郡志久不舉修百爾散逸又曷以表著吾先民之爲臣若子者心以教忠孝於後之人哉乃檄屬邑令不可以寡末辭祁門王子順臣訓導是庠知學而文且嘗爲紫陽書院長乃推之集諸生洽聞多識者編次之令首以嚴祀鄉賢爲責冀惟其人以明吾教議既定訓導張子瑀適署記率諸生請擇日奉祠令乃齋戒越宿牲醴惟飭爲位以祀典史陳璇乃駿奔走供事惟恪觀者填集令登進于庭諗曰此乃祖乃父也乃祖父之親若友也乃鄉先進也乃今亦知其有此也乎哉僉曰教之令曰元祀爲宋忠愍公所謂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者也次則承旨公劉賡制作多出其手又次則署教諭李公九思辟于朝而善于鄉者也次四爲憲副公張翥剛直著聞者是已次五則郎中公郭瑀爾嘗呼三清先生者非斯人與次六爲孝子傅海聞有誠能格物卽若人也次七爲都御史王公濬有聲憲臺能活人無算者是也位右而通數爲第八者

急流勇退參政公董威也乃今生乎其鄉皆其子若孫也皆其子孫之執也皆其鄉後進也爲之亦若是而已矣僉唯唯間有號於衆者曰吾儕幸及今際有此舉也敢不夙夜共命以從吾鄉先進之後令曰士也勉哉學乎匪忠非臣匪孝非子惟忠惟孝曰惟人紀忠孝有虧罪不容死忠孝一立茲惟士矣而能因是知孝不必如傅之廬慕苟充是心凡可順乎親者無弗爲也而能因是知忠不必如忠愍諸公各行其義苟充是心凡可勿欺乎君者無弗爲也因曲以有其誠由小而進于大顧諸孔庭曾閔之事親司馬之事君不是過矣矧推極之舜孝周忠可爲也士爲之而已矣衆領謝而退若皆有振拔者然乃命熟牲酌酒飲食之樂甚僉避席揖曰茲舉盛矣今公教亦至矣盍登之石以俟之令曰吾志也太守名彬姓蔣氏字原學廣西之全州人文學治行爲時推重隱然公輔望令名朮浙西石屋山人錢汝冲甫也

威縣重修城隍廟碑記

碑在城隍廟嘉靖九年訓導祁門王舜臣撰文略謂廟在治西歲久而敝嘉靖元年前令方公瀾修之五年錢公朮修之

九年今令徐公道存又修之三公前後來令明敏廉能政善化行而致悅神人其揆一也因爲記以表三君子起廢之功云

重修大興善寺前殿碑記

按寺在城北七級記中載舊碑有龍紀年號疑建於唐昭宗年至明嘉靖初知縣錢朮命義士宋憲重修經始於嘉靖四年乙酉冬落成於十年辛卯秋雖所費巨萬悉出宋憲家資略不假助於人而僧道遲了昇義士宋爵宋珂相繼以畢其事社學長宋文因稟署縣事蓮幕典史段錦與僧會惟山立石焦鳳爲之記時嘉靖十三年

威縣儒學重修記

此碑記嘉靖十八年濟南范瑟撰在學署

威在金元間爲州爲邑不常高皇帝混一環區迺降爲今邑隸廣平府儒學設在縣治東南衢卽金元之故城維時廟貌湫陋人以爲弗稱洪武八年詔諭天下皇極聿建咸使維新迅掃胡元之陋以成人文之化學至是蓋重建矣嗣今百七十餘禩遐哉邈矣勢漸以圯間雖有司之良時加補葺率以因陋就簡爲功而無長永貞固之圖廟貌之陋猶故也人尤以爲弗稱嘉靖十五年晉高侯謙菴由博野貳尹擢知縣事政口例皆釋菜先師侯視廟貌不治喟然嘆曰方今聖天子在上崇文弘化禮賢圖治而迺使聖賢之廟貌頽然若是乎茲實有司者之責余將圖之迺汲汲然口措

不違晝夜區畫庀材鳩工既備迺興工出于募不徵調于夫家材出于勸不靡費于公帑爰命鄉耆高伸王子相等督役維勤越二年戊戌廟貌告成規模高敞文藻絢麗秩秩然改舊觀矣致政戚揮監生馬斯臧生儒羅瀛輩謂侯作新之功不可無紀迺礱石以圖不朽托侍御石靜齋氏來請予記嗟乎聖人人道之極也庠序修道之區也生儒體道之具也道弗體則弗修弗修則與庸衆同矣尙可謂聖人之徒乎嗟乎賢才所以隆風教而出治道者也國家建學造士之意要之欲德修行成俾佐邦治爲生儒者陶然以遊自廢榘矱漫無居學正業之習則學之實去矣謂不有負於國家乎守令崇重飭學之意要之欲明倫興化式範民俗爲生儒者陶然以遊自廢榘矱漫無居學正業之習則學之實去矣謂不有負於守令乎嗟乎賢才所以隆風教而出治道者也士能志適乎流俗神遊乎物表以聖人之言行爲必可師以濟世之經術爲必當講則端已以化人律身以刑遠人材彬彬輩出庶幾無負於盛世養士之初心而高侯廟貌之修亦不直爲觀美矣侯名自卑號謙菴爲山西太原人善政著績者多不能備述舉一以見其餘耳茲役也先師殿之側爲戟門爲兩廡凡二

十楹明倫堂之側爲兩齋凡十楹齋之後爲東西號凡三十楹啓聖祠暨陳公祠鄉賢名宦祠者凡十二楹敬一亭暨神庫神廚與饌堂者凡二十楹學宮之旁爲射圃亭凡三楹咸潤色於其舊者堂之前爲寶廈齋之南爲外號廟學之外爲坊表則今之創作云

知縣題名記

古今天下親民之官莫知縣若也或謂之令或謂之宰或謂之尹或謂之長凡以其親民也夫惟其親民也故其情易通而其政易行情易通則好惡與政易行則膏澤下究故曰民之師帥而昔之志士求爲小邑以自效非以是耶威古州治也入我朝復爲邑成祖皇帝遷都北平因在畿輔之內余知威之三年勒石堂後疏前吏茲土者名氏蓋誦法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師之意也嗟夫是舉也豈好名乎哉士生三代之後唯恐不好名斯言也殆過矣夫夫實者名之主也君子恥之聲聞之過情而沒世弗稱亦且疾之名豈可少乎哉是舉也實爲政者循名責實之一助也國家建官自鄉大夫以至郡縣其名不同而政則一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曰馬政自

卿大夫以至郡縣同也是故正己以格物御史之實也推誠以子惠庶民之實也章程以軌物作人之實也簡練以有備詰戎之實也邁德以弼教明刑之實也因時以興事舒力之實也塞淵以蕃息裕國之實也自卿大夫以至郡縣同也官不同而政同名不同而實同舉其政以能其官修其實以稱其名在國則爲名臣在邑則爲名宦顧不可歎不然色取而行違靜言而庸違將以號于人曰某也循吏某也良吏誰則信之威雖小邑而實股肱之地縣雖卑小官而有親民之寄是舉也樹之風聲彰痺寓焉垂之有永鑒戒昭焉夙夜永惕有餘師焉可少乎哉此題名之初意也既成因記之用自勗云

右碑在縣公署中間斜斷爲二上截刻記文下截刻知縣題名立石時題名者自朱恒垂胡容三十人慮其左後又續刻自錢鐸至任思共十三人字多殘闕知縣姓名另詳職官表與舊志互參訂正

此碑記在縣公署嘉靖二十八年知縣胡容撰

李忠愍公祠記

此記嘉靖二十九年知縣胡容撰碑在李公祠前

匹夫繫中國之望完節立萬世之綱天賴以柱地賴以維人賴以紀垂之青史爭光

烈日使千載之下讀之者猶有所興起而顧民於其鄉典刑徒存風聲弗樹豈非守土者之責歟容讀宋史至李忠愍公若水死節金人稱之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未嘗不嘆其殺身成仁於顛沛流離間也竊嘗恠世之爲臣而懷二心以負國者臨大節輒往往奉頭鼠竄以偷生苟免爲得計而不知自當時視之已如奄奄泉下孰若舍生取義者浩然正氣充塞宇宙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然則彼負國者獨不死也按史靖康之變蔡京童貫諸人實釀成之既而汪黃誤國秦檜議和宋遂不振以至於亡是數人者當時非之後世詆之一汗青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公則犯顏諫諍見於面斥同列之語從容就義見於家人衣帶之詩身死社稷而三綱不淪名重異域而中國不辱節完一時而萬世不泯若而人者能有是耶傳曰死有重於泰山公之謂口容視篆洺水之初謁先師廟次鄉賢祠見首祀公竊計以公之忠當爲專祠後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可舉乃卽縣治西隙地爲堂三楹以祀之既成紳衿士民聚而觀之曰數百年曠典也容因諭于衆曰嗟乎爲臣死忠分也以公之大節亦自以爲分之當爲一祠之有無奚足爲公重輕顧表忠貞植風教以盡守土之責景先

哲序人紀以得後學之師則斯舉也亦不無萬一之助云

本堡十字街碑文

按本堡指七級言文中係載創設市集概略據稱成化癸卯起集次年甲辰立碣此碑乃因前碣磨滅重立者撰文者爲焦鳳時在嘉靖三十二年

威縣新設學田碑記

戊午科舉人賈待問撰文 舉人王維寧書丹 膚施縣知縣尹言篆額

我國家廩食學校飽飫英賢以惇風教恩至渥也顧士口口厄侷僚鬱邑制難廩食徧而况無置錐地無負郭田者急將誰周耶威古州治其地多沙浦鳧眠雁篆民苦不耕至有憊頓饑庠者操口口煙流灰散陸走數百里遄求生計邑侯王公憂焉日招撫賑貸極力拯援施布告林曲里落間有能殫力墾田者令作餘地約每歲每畝量租銀若干數不許編入糧籍恐貽後患且勸諭曰吾非爲弋利黷貨以漁課爾也亦非爲拊循吮嘔以要譽爾也將驅爾父菑子播以寧止爾也爾口戴茅蒲服襪襖競相開墾焉時百姓忻然胼手胝足各供迺事間有城狐社鼠窟據根盤貪頑兼并

者亦鋤擊刈艾無何而在坊等社民傅臣宋準等各報開墾餘地共一十二頃八畝四分七厘九毫五絲除嘉靖四十三年已給散生徒外自四十四年始將此新墾地畝充爲學田議定每歲每畝租銀三分登簿稽查以周貧士如有婚不能爲禮喪不能具棺與夫學宮有破壞傾圮者悉此取給迺上大郡伯崔公轉白大督學文宗徐公公准議移檄謂侯留心學校仍令刻石示永遵守夫侯之議也在民爲餘地在士爲學田民有餘地則五穀六仍以盆鼓葦菜百踈以澤量士有學田則婚者遂室家喪者資賙賻潢然使士民饒裕而威境安堵矣况士尤異于凡民者若能悟良知起于心田而賴天之靈日夜開闢又以時培擁性地灌溉本源刪鋤茅塞夫然後舌耕之以六籍與夫百家子史則苗而秀秀而實自能發迹吠畝而探窟躡根特餘事矣不則妄開竄逕蹈荆棘墮坑塹適以榛蕪正學將至舍己田芸人田甘自同於朽壤豈侯之望於爾多士哉矧主教者有張公繼光分教者有曹公應昌趙公彬舉克勵學政而入幕賓者有張公時希亦墾田之善教護者也爾多士盍勗諸初侯甫蒞威見威士多根器卽示以欲惡之孽爲性萑葦務令芟剔創艾而于善端之發萌處用

力今士伏草間者特起挺秀真猶蘭滋九畹蕙樹百畝况又充以學田則馥郁榮茂
惡可已耶侯諱明汲字伯荷號丹涯領嘉靖癸卯鄉薦爲河洛之覃懷人抱理繁治
劇才善洗冤澤物敷政有冰蘖聲他如新巒舍築城郭修縣志厥績茂著亶有可述
并紀之以式來後 嘉靖四十四年秋七月文林郎知威縣事覃懷王明汲立

按此碑後一行載新增學田九十九畝七分七厘四毫知縣李魚化申准數十字
重修關武安王廟碑記

按此碑記在城內草市口街漢壽亭侯廟內隆慶五年邑人賈待問撰

又按深州風土記載有明武安王廟碑云宋大觀二年封武安王

重修城隍廟記

此記隆慶九年邑人賈待問撰文今在城隍廟

城隍古不載祀典惟李唐時有爲縉雲城隍廟碑者要亦非制至太祖高皇帝甫有
天下徧祀羣神卽以一身爲百神主始詔天下郡縣建城隍廟封爵有差因著爲令
典口口口吏初涖厥土者必先誓諸神乃視事至祀山川則是神得以合享祀孤魂
亦必以是神主之聖謨幽潛真足以神道設教而度越百王章程萬祀于無窮者已

二百年于茲矣威城隍廟建自洪武之間邑令朱公恒其相繼若令以廓大其規者則宏治之劉國鎰正德之崔公節至嘉靖年則令邑者方公瀾錢公朮徐公道存者益次第修葺中爲堂三穩堂後爲夾室三旁各爲翼室三東西環列則各爲廊七爲鐘鼓樓各一且闢以重門崇以龕座而復繚以周垣厥後于堂之前復益以厦制綦隆矣乃其神又綽有靈德以庇我邑人禱祈禳會昭答如響越數載而堂室廊垣數爲風雨薦震日就傾圯邑陰陽官劉君儒耆士孫君述者謀于邑署同割已貲募工匠計重修之遂聞于前令焦公冕公曰善因與掌教楊君國法分教張君綱縣尉陳君瀛各捐俸若干金僉爲修廟計無何而焦公以乞骨歸會覃懷陸公諱槐者來牧茲邑動以神鑒自誓始揆日程事百工並作不數月而厥功告成凡向之爲堂爲夾室爲翼室爲廊廡爲鐘鼓樓以至爲重門爲龕座爲周垣率錦爛霞駁星錯波沕腫臃突兀又其肖像森嚴金飾藻繪視他邑爲特盛焉是以邑他無所嗜祀祀莫隆于城隍出必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男女旄倪奉膏蕭膏鐙幡幢于庭者無虛日乃知神之著靈與民之事神其來舊也官是土者知治民事神政不可廢而

凡所以拯扶羸弱鋤擊豪強威奸軌而惠良善靡所不至則雖擷溪澗之毛挹行潦之水未口不足以格神而神不降厥休者若乃肆爲鞭箠恣爲貪婪而爲豐豆碩俎以諂之神必吐之矣又况民之無良者神其居歆耶是廟也修于隆慶四年三月十五日成于本年十月十八日爲是記者以劉儒輩不遠千里抵京謁余以記請故記云

章華堡東門外彌陀寺重修碑

此寺肇工於嘉靖庚申夏迄於隆慶辛未告成萬曆元年立石

威縣重修東嶽廟碑記

此碑記在城南門外萬曆元年邑人賈待問撰

東嶽廟在威之南門外東南隅距城僅數弓說者謂創於勝國之至元時也廟北負巨壑旋瀨縈廻多所潤藉威人士崇而祀之久矣故自宣德成化及正德等年節爲地主潘大淇義官高擢暨義民王友才監生馬斯臧輩廓其規制續建寢宮暴厦各三楹兩廊計十二楹復爲香亭門樓用秩祀典以祈靈貺迨嘉靖乙丑邑民王全偶感神夢乃偕義民翟璉潘璣潘寶任保張英等首懷余嫺親恩生石之玉捐磚石工費無算仍普化邑衆各割已若干金鳩材庀工裨新準故廟修於嘉靖四十四年五

月二十六日成於隆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成則不可無記謀記石者則之玉等合衆問余余因夫世之好事鬼神者山椒水濱率侈淫祀故其土木繡有雄而毅者則曰將軍哲而少者則曰某郎媼而尊嚴者則曰姥容而豔者則曰姑且令俳優抹塗黷賽鮮禮殊可齒恨乃若東嶽在博物志則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因以兩廊塑諸冥君從祀亦以魂魄生命冥君實分屬之耳又按五經通義則名爲岱宗以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言東方爲萬物始交代之處而爲羣岳之長也故稽古聖帝明王之重封禪必以封泰岱爲首威去泰岱不六百里因崇祀之期以培皇圖於泰山之礪奠鴻業於磐石之安端非若山椒水濱之淫祀也已世之好事鬼神者其尙考於斯云

重修眞武廟記

此記在賀家營萬曆六年立石河南彰德府知府賀邦泰撰文先是本營善士賀天錫賀嘉彥等三十餘家捨地建廟嗣賀嘉彥及天錫

男賀諤復重修之此記蓋重修時作也

宋李忠愍公衣帶中遺詩一律

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悞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貽

千古嘆此心甘與衆人違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

當時金監軍者以刃迫公公無怖色且爲歌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愆公罵愈切監軍以刃裂頭斷舌而死噫讀公之詩與歌又見公就死之苦真爲南朝之一人也社稷之忠燦若星日足垂千古後有慷慨激烈之士過公祠下寧爲彈劍不平者乎而奸回之夫偷生苟免亦汗顏也是石之立豈惟錄忠臣之言以示後而勸懲亦寓於斯矣大明萬曆十二年歲次甲申孟春吉旦知威縣事汝南

後學宋守經立石

按此詩明萬曆十二年歲次甲申孟春吉旦知威縣事汝南後學宋守經刻石宋李忠愍公衣帶中遺詩一律卽其標題也

重修城隍廟碑記

碑在城隍廟萬曆十二年知縣宋守經及教諭孟璧訓導焦思澤政使邑人賈待問撰文略謂宋守經及教諭孟璧訓導焦思澤

張良心典史劉士壯庠生賈待問撰文略謂宋守經及教諭孟璧訓導焦思澤又言宋令裁里甲以惜民財省刑罰以恤民命宜揚聖諭以驅民善勦窮豪強以鄉賢以範民之俗茲廟之修大都以其爲民者而事神云結街威縣儒學教諭遼

左孟璧書丹威縣儒學訓導天雄焦思澤篆額威縣儒學訓導成舉張良心校正未署威縣丞晉陽封大國威縣典史高唐劉士壯立石

開元寺重修碑記

此記在賀家營萬曆十三年孟璧撰記文大旨謂開元寺在永樂初爲藩藩香火院成化七年馬復明通重修隆慶四年指揮舍人

九口官張勳千戶舍人賀仲賢嘉彥等再加修葺共推本寺住持真口募化善士馬安輩輸財庀工聚役革故鼎新殿宇佛像煥然改觀云

重修龍王廟碑記

此碑記在龍王廟內

威治西北隅有龍王廟肇自洪武十八年載在邑乘中規制簡陋說者謂廟東有汜雨輒泛溢敗民簷屋廟建而災禦患捍者二百餘祀迄弘治乙丑國學生張君翰倡義民董欽等捐貲重修久之風雨薦震棟宇漸傾圯邇於萬曆丙戌歲旱其民大饑至有食樹皮茹草根以充餓腹者甚或假稱貸而肆剽掠又多爲疫鬼侮之鄉民孫君逖劉君繼等筮日封牲灌鬯相與齋沐禱之神輒雨輒應是年秋穀半熟明年丁亥又明年戊子皆大熟計資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者何啻百億兆威民其有賴乎以是若逖若繼等共手額曰神之靈異厥應如響廟荒圯弗搆即享祀弗虔乃庀材鳩工計日而建軒豁閎峻視昔有加遂屬余爲記據始戊子秋仲成於己丑春暮也余因是而考海河之神有五曰祝融曰玄冥曰勾芒曰蓐收曰馮修者各受職一方有名號或者其五龍乎龍之爲神雖靈可敬事而不可諂瀆也蓋幸而有年則曰維神降康是人以和氣召神固無所私也卽不幸而無年則曰維神作沴是人以幸氣應神亦無所私也知此則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苟能修德省愆神未有不陰鷲之者

聿新而帝君儼然臨御望之肅如矣自是歲時秩祀思所以格文昌者不徒享用椒
糈導以巫祝要宜文返樸醇詞崇簡古卽一言一字務自理窟取裁溼紙皆冰雪語
譬則空清水碧爲世珍奇異日者相與典潤皇猷經綸寰海豈不大稱愉快矧可鎔
冶一世震耀三台光輔太平鴻業以若帝君之靈端在于此假令角奇鬪采惟各揚
權所長未思彈射所短允若茲雖日口豕刲羊膾魴薦鯉神其吐之矣又奚取于今
日之崇奉爲哉是役始于萬曆十七年九月八日成于十八年六月九日也

按此記萬曆十八
年知縣張蒙正撰

建北極祠記

誌記威城西郊十里許有神清觀厥後移城西大市面南左與前皆有廟左廟以祀
城隍前廟以祀馬祖先是有梁道士者主觀焚藝修煉數年結有善緣鑄北極像并
魁罡二神又鑄馬趙溫關四元帥意進太和山以崇祀典旣己之道士遂痿痺不能
起伏僉謂帝實厭之也以是耆宿董君鉞建祠三楹妥帝告虔帝數有靈應人禱而
人應之卽人人禱而人人應之耳走生而多病至五齡病痢水漿不入者旬餘先中

憲憂懣如醒亟禱于帝君詞若曰帝有牛犬誠兒若存終身不食以報帝歸以告先太恭人俄有一藍縷老媪操瓢囊丐食門屏謂能以仙方祛痢瘵隨令索遠年懣懣來索至卽付諸火炙乾爲末爲餅時已不能咽先中憲嚼而飼之恍若夢之得醒老媪忽不見中憲遂與先太恭人及走并走之賤兄弟子姓輩俱於牛犬不食報帝德也走以萬曆丁亥歲遭家難倚廬明年春謁帝祠下徘徊瞻顧牆壁雀穿棖棟霖毀嘆息良久因謀諸姻戚運次尹君言暨家弟選貢待舉請於邑侯王君鈞命鄉耆孫遜等鼓諸士大夫民黎商賈割貲僦力鳩工徵材議建帝閣三楹層分上下上妥前鑄像下復肖帝形與捧劍持麾及所降四帥視帝像相肖焉又爲兩翼廊以肖聖真顯應更爲垣爲重門金碧丹漆絢耀華嚴旣輪且奐其大門尤巍然稱麗扁亦蔚乎可觀功始於萬曆十七年三月一日成於十九年九月八日也按帝仙質孕於陽光午夜生自開皇察微知遠七歲潛心念道志契大虛願事上帝以福兆民長而勇猛不統王位誓斷天下妖魔遂辭親尋幽飛穹遠馭考董真啓聖紀述頗詳宋淳熙後靈著尤多如降伏天下水火之精青龜赤蛇與一切氛祲爲患於世者永樂年九月

內榜諭文武軍民謂靖難功神實顯助特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統軍一十餘萬建宮廟於武當山於是靈爽於昭圓光現聖迄今取嘉慶圖展玩及趙雪航讚讀之乃知歷代以來祀帝皆有徵應而文皇帝尊禮上真其顯應未易述殫則北帝閣之建孰曰不宜哉走既記石因復稽首頓首繫以銘記之曰

帝德昌 蔭禎祥 騫林瑞 椰梅芳 帝功偉 判人鬼 靖妖氛

制火水 帝炳靈 感即通 化無體 應不窮 予小子 夙濱死

帝佑之 得藥喜 閣既成 棟斯隆 廟翼翼 像如生 皂纛揭

劍鋒冽 彼諸魔 俱消滅 靈風鳴 寶篆清 真慶在 紫雲橫

善緣籍 福地關 千斯年 垂帝蹟

按此記萬曆十九年邑人賈待問撰

威縣王公生祠記 碑在縣公署前西開院王公名鈞字鳳池山東濟甯州舉人萬曆十五年任碑立於萬曆十九年仲夏結銜鄉進士威縣知縣安邑

馬一田鄉進士威縣儒學武定侯世奇篆類文略謂王公在任有三異仁心仁政感人頗選貢士威縣儒學武定侯世奇篆類文略謂王公在任有三異仁心仁政感人頗深既以左遷解任邑人姜待詔范守時等合貨為立生祠三間以為去後之思云

曾子廟碑記

按此石標題已剝蝕難辨據舊志有曾子廟三字姑名曾子廟碑記邑人尹言撰文曾子五十五代孫守珍建其年萬曆壬辰卽萬曆二十年

也

重修廟學記

歲在辛卯余自諸城來令是邑下車之明日祇謁先聖先師既週視學宮則見堂宇幽邃廟貌森嚴齋廡垣墉以及門屏柱礎卽不甚新麗而規制肅然具備瞻仰間心竊私慶以爲威雖蕞爾哉而造士之區迺若是不卽於荒必嘗有人焉振飭其間也暇日因以詢諸學博先生周君時泰向余言曰不佞蓋五載承乏於此頗能耳而目之姑述所睹記自乙亥歲濟南龔君勗之來諭也維時學宮傾圮殿宇廊廡蕭然屹立如在中達然扁鑰俱無車馬徒御往來不禁君用惻然思所以鼎新之顧諸有司者政事叢委或不暇致念而吾儕朝夕游且息焉忍坐視其廢隳而不爲之謀必假有司之力耶卽先出俸餘五金爲諸生倡致仕兗州郡倅尹公言以三金佐之鄉薦紳及諸生與編氓之知義者各輸金有差迺筮日鳩工率作興事縣尹上黨任公弘業亦出白金十金米二十斛給工費始殿廡次門次牆垣皆因舊基而新之縣尹歷

城李公魚化加之圻塲於是黝聖丹漆一復輪奐之故矣又以外屏曠遠往來騎乘皆由屏內失嚴奉義內移數武砌階以磚扃門以欄柵然後氣象森嚴人益肅敬此則縣尹平度崔公淳之所口作學宮之西舊爲通衢其東稍接民舍堪輿家以爲道不四通則文風鬱而不暢於口口謀僉同亟爲闢之名其街曰玉帶南口口口計者若干東西若干其地基出自尹郡倅之所輸入者什七以直市諸民家者什三而學宮左右對待整嚴此則縣尹任城王公鈞之所剏造戟門之外左右望柱各一此尹郡倅之所增設泮池兩旁柏各數十株此則居民高姓者書其名所手植者也蓋書四世祖安爲威邑奏捷南宮者始因念先人發跡之地故托之植以志思焉是役也由乙亥迄今歷禩一十有八尹茲土者凡七司學政者不下十數而規爲次第各効區畫迺有成績余不佞三人者蓋幸享其逸云余聞而嘆曰嗚呼噫嘻興賢育才有司者以爲首務而余蒞政之始不勞更張坐觀厥成其所徼惠於諸君子者豈淺鮮哉敬次周君之語勒之貞珉以紀歲月使諸君子之功不至泯沒而且以風後人之尙義者迺其間若龔君以儒官不借力有司捐俸修葺且功在首事與夫尹公之輸

地輸貨爲最多皆人情所難而高姓者以編氓之賤能念及數世之先人而口口口宮亦足錄焉并宜表而出之是爲記

按此記萬曆二十年知縣張應蟾撰今在文廟

勅命河南開封府商水縣知縣孫鹿鳴制誥碑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甄叙勞臣緣子貴父卽布衣之士咸齒冠紳矧嘗宣猷銅墨詒澤箕裘不有王章曷昭世美爾原任河南開封府陳州商水縣知縣孫鹿鳴乃原任陝西興安州知州奕世之父充貢公車筮官教鐸鳴琴激水夙高百里之聲式穀哲人茂衍一經之業稽賢能於作牧迺繼述於貽休廉勤之績彌彰清白之風如在宜申綸命用表義方是用贈爾爲奉直大夫陝西興安州知州欵沐國恩之寵永增家乘之輝

制曰閨幃之懿弗自表見每於其夫若子徵焉乃有夫官壯邑子守方州此其婦道母儀概可知已疏榮並逮厥有彝常爾原任河南開封府陳州商水縣知縣孫鹿鳴妻張氏乃原任陝西興安州知州奕世之母溫惠持身儉勤治內相夫以順流譽問

於絃歌愛子知勞著賢聲於機杼懋此剖符之理實由畫荻之慈風木銜哀雲章錫
寵是用贈爾爲宜人需恩光於綸綍慰孝思於楮捲

右碑在東河窪村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

賈氏制誥碑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謀臣殿邦折醜功不可以幸成國家懋賞酬庸恩無嫌于過厚
爰考後先之績特申優渥之儀渙號載揚師中元吉爾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
務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待問輔世真儒奠邦良弼早克勤于小物晚
服在于大僚進則披肝伏蒲爲真諫議出而承流展采仿古諸侯迨仗節以擁旄益
允文而且武馳驚乎東甌南越坐鎮乎張掖酒泉河內屢借寇恂塞上皆知李廣晉
作全秦之保障適當黠虜之競凌而爾能杜蠶伐交縛胡手足宣威布信輸我腹心
指蹤動出于萬全斥地至踰乎千里彤弓旅矢居然大將之成功袞衣繡裳宜乎上
公之顯號茲以考績晉爾太子少保仍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告命朕聞蕭相之在
關中轉輸不竭孔明之處渭上耕戰相兼彼能先事于本根故可經營乎天下今之

邊屯久廢帑藏皆空非獨難以有為將必至於坐困爾尙確修民政嚴覈伍符講富強之謀明賞罰之典使功名配乎往哲則富貴乃其緒餘欽哉制曰蹇蹇王臣勞有徵于杖杜頎頎之子禮克謹于蘋蘩有伉儷交美之風宜內外並受其福爾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待問妻累封夫人周氏持躬淑婉秉德柔嘉孝諫尊章慈均筦簞惟敬修其內職用弘毘乎外攘錫盾雕戈迅掃氍毹之穢朱樓繡閣甯勝熠燿之思惟允塞之鳩安宜合室之燕喜茲仍封爾爲夫人懋稱山河之服愈隆沼沚之儀

碑在城北賈公墓前
萬曆三十一年立

重修太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行祠記

按此記萬曆三十八年文林郎山東日照縣知縣邑人李文星撰文奉政大夫陝西臨洮

府同知邑人孫奕世書丹明威將軍山西潘陽衛指揮邑人周大賚篆額記中又有第十營爲藩藩采地云頗可供參攷

重修城隍廟碑記

碑在城隍廟萬曆三十八年立結銜文林郎山東即墨縣知縣邑人姜允清撰文奉政大夫陝西臨洮府同知邑人孫奕世書丹錦

衣衛管理西司房事理刑百戶邑人賈同芳篆額典史長甯羅梅春立石

漢壽亭侯關公祠碑記

漢壽亭侯以前將軍假節鉞督荊州事卒之殉漢謚神勇累朝封號至崇隆矣而稱漢壽亭侯者侯志也夫侯之受命督荊也所擁戈故處在樊皖之間其左右昭烈奄有蜀漢僅與魏吳相鼎立大業未成也且自蜀至今千三百年而侯之祠窮荒下邑在在有之即田間愚夫愚婦相與磔雞刺豨伏臘而祀之者相望也何歟蓋天地間萬形有盡惟義之在人心者亘萬古而常存當侯之時漢祚衰頹羣雄割據如權如操虎踞鸛張侯以昭烈爲帝室之胄可紹如綫之祚而噓□□之炎□起草澤委身事之崎嶇迫阨中曾釋甲赴朝操百計誘侯欲爲已用終不能奪其故主之思孫權陽爲操敵陰實操翼亦漢賊也權欲爲子請婚侯罵辱其使如狗豨此其干霄義氣眼底有孫曹哉樊城一師聲勢振矣顧前無橫操後有伏權七軍甫淹而六師隨扼也天耶人耶雖終侯之身漢祚竟缺而生平忠義曷曾有一毫虧缺而不完百世而下思侯之去操從劉孰不擊節而景仰慨侯之艱危就義殺身以成仁孰不泣然歎歔泣下而沾襟惟侯忠義磅礴於宇宙者不生而存不沒而亡以故肝蟹尸視千三百年如一日也余夙欽侯義每事必奉以周旋向侯亦往往示靈異于夢卜之間感

茲明貺思社而稷之久矣及承乏威邑展謁侯祠越在東郊未慊嚴事因捐祿入之
餘置地于縣治之南庚建祠祀之而邑之縉紳父老嚮義輸貲共佐其口由經始以
迄完繕曾不期月寢殿中嚴崇口後峙樹以棹楔扞以重門隆砌丹垣翼翼如也役
既竣將礱石以紀其成竊惟民教有三祭居一焉在祭法以死勤事則祭之以勞定
國則祭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祭之侯之勤王死事靈爽如生無論烈夫義士瞻
廟貌而思嚮往卽有奸回仰睹遺像內顧生平亦必赧然銷沮懼爲侯吐棄其所以
陰懾人心扶翼世教者豈其微哉故今之廟以位神匪眞爲報永以爲教焉耳謹述
祠事所由勒諸麗牲之石以張侯之義於不朽

按此碑記萬曆四
十年知縣何圖撰

養賢地記

天下事豐而易窮不若約而可繼要在調其宜適而輕重布之使我不窮於所用而
物力常積於有餘斯永利之道也威故無學田一切月試課業經費無所取給往往
廢而不舉而貧生婚喪告賑者苦無以應其求予自承乏以來私心惓惓欲置田數

頃以瞻諸士之養而力未逮也拮据四年補苴湊合僅足百畝餘歲可租銀若干貯之公家以待師生緩急之費顧寸樹無當於大烹而謂此足養賢也則余豈敢雖然事有權輿則可成行有節度則能久茲舉也吾姑引其端耳竊計諸生中窶甚者曾不十數人而十數人中婚喪大禮不一二舉但使量可而求毋爲盍且擇宜而施毋爲濫觴量入爲出自有贏羨而課士供用費出有經亦庶幾乎師無曠職士無廢業率以爲常茲非所謂約而可繼者也况繼今令茲土者其嘉惠盛心什伯過余因此未竟之緒愈擴而大之諸生之受惠也殆未可量將人人斟酌而飽滿焉未必不自今日涓滴之惠始基之矣繫余聞之養則付命於天賢者之所以寡營於世也從茲諸士栖心道德之圃置身禮義之場淡然內修無事外營若而人者出則可爲賢公卿蓬筆而行亦不失爲聖賢之流亞卽不能然而但能謹守坊表無至蕩檢踰閑亦賢于不肖者遠甚斯其無負於養賢之意乎昔夫子論士而首重行已次則孝弟次則信果余於士有厚望焉故因紀其歲月更附贅言以相勸勉若其事體源委與支用規條具列碑陰茲不備述

按此記萬曆四十年知縣何圖撰

城內南街關帝廟鼎

按鼎鑄有大明萬曆四十年夏月吉勅授文林郎直隸廣平府威縣知縣何圖鑄等字

威縣東宋村重修崇甯寺記

按此記萬曆四十年邑人姜久清撰記中鄉民路登典宋烈及其子太學生津先後倡義重修

科住持圓久及其弟子明坤募化善緣與有勞動

重修儒學署碑記

碑在縣學明倫堂前萬曆壬子歲季秋立結銜賜進士第資政大夫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防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戶部侍郎祁陳薦撰儒學署教諭事劉元濟訓導楊九級王鳴鳳文略謂威庠第三署舊在大街以西明倫堂側闢一徑以通往來何侯圖以為非體

統乃於堂右擇隙地鳩工庀材另營寢室及正署前廳左附精舍經始于仲夏落成于孟秋并頌何侯捐俸買地養士植柏與學諸績謂為將百世興起云按萬曆

壬子歲即萬曆四十年

學田小碑

文見舊志碑今在明倫堂字多磨滅按此碑知縣田大仁撰文中載出三十金市地五十畝租十石輸之學仍刻石堂左云時萬曆四十一年

威縣北五河口重修碑

按此碑萬曆四十二年邑人官生賈蔭芳撰

威縣重修漢壽亭侯祠記

按此記在城內草市口街漢壽亭侯廟內萬曆四十五年邑人姜允清撰

廣平府威縣東宋村崇甯寺新建衆人碑記

按碑記張振秀撰文中有何公川東鄉進士授知威縣事當在明萬曆間

明恩耆廬墓孝子夏公碑

按此碑在夏官營夏公下字跡剝落不可辨崇禎元年三月立

威縣重修城隍廟記

威制西隅舊有城隍廟次第而增修之則各記文誌之詳矣乃其規創大備赫奕鼎新實始於萬曆庚戌迨今踰二十年所曩新者未免稍淪圯廢將何以妥明神而肅觀視乎鄉老崔強等修建緣飾始獲復還舊觀鳩工庀材經始于天啓甲子宣力宣勞各殫厥心無何而告成事惟歲月之未記無以昭茲後人爲闕典焉適邑侯鬱林楊公政成治洽樂觀其成強輩以刻石請公曰可遂踵建極之廬而乞言焉極嘗考城隍之祀古未經見卽得之載籍者亦不乏人駿奔崇俸謂其裨益一方而一方之人血食而香火之未有載在令甲較若畫一冠裳俎豆走海宇如鶩者也自我高皇帝闢乾御極以一身爲天地神人主始合天下之郡縣而廟祀之位號封爵森然差等儼然廟貌始實崇奉神焉者是果何故哉蓋治世有道與法如訓以仁義牖以詩書不則袞裳以勸之刑罰以威之間有頑者明跳於規繩而黠者陰奸於屋漏是安得人爲喻而事爲勸乎於是爲之崇神靈焉以明司其果報陰惕其肺肝使天下之知愚賢否奉其名可以寒玩愒之膽尊其教可以奪徼幸之私帝其權可以懾無忌

憚之心然則廟宇之設是亦先王神道設教之微旨也又嘗考之祀典曰捍患禦災則祀夫築而高之爲城浚而深之曰隍其爲捍禦也大矣且雨暘之愆時則禱之幽魂之無告則主之匹夫匹婦冤抑痛楚之無伸則控而籲之往往應如桴鼓捷如影響焉是又王公守險之義與夫調燮輔相之宜所默運其機曲神其用者而豈徒明民而愚民也哉抑又聞之土木藻繪神之迹也聰明正直神之真也蒸嘗奠瘞事神之迹也精白質對事神之真也人一身內視聽持行有神宰而喻焉五倫內天壽悲愉有神縮而通焉後之崇祀者不求神於神而求神於心則洞人神之故灼理數之原而昭格真景福介矣不然二氏之教興其神紛矯誣之說起其神僞禱祀之煩滋其神瀆是無論非聖神制作之本亦豈吾人檢束之誠哉余不敏敬言其臆也如此其募化董理效勞動於廟中者例書碑陰

按記崇禎四年賜進士第徵仕郎管理誥勅充經筵日講
人王建極撰文 陝西平涼府推官邑人張守樞篆額 山東萊州府膠州知州

邑人賈傳
芳書丹

作人坊

舊志謂即龍門坊
在儒學西今亡

雲路坊 舊志謂在文廟前

鯤化天池坊 舊志謂在雲路南

三世登雲坊 舊志為郭

鳴陽坊 舊志為馬

大卿坊 舊志為韓

翰苑坊 舊志為韓效

勅贈坊 舊志為石

豸繡坊 舊志為石

青雲得路坊 舊志為賈守

柱史坊 舊志為石

擢秀坊 舊志為高

京尹坊 上全

折桂坊 舊志為趙

拔秀坊 舊志為董 威立今亡

畫錦坊 全上

賓賢坊 舊志為王育 英立今亡

大諫議坊 舊志為賈待 問立今亡

大方伯坊 全上

龍章貽寵坊 舊志為贈君 買民立今亡

盛世循良坊 舊志為尹 言立今亡

中丞坊 舊志為賈待 問立今亡

三世尙書坊 舊志為賈待問立此坊載廣平府 志下注云賈瑄賈民賈待問今府

父子太史坊 舊志為王建極立此坊載廣平府 志下注云王友才王建極今府

天香高折坊 舊志為唐允中立 今在十字街西

勅建貞節坊 舊志為節婦生員李 文口妻王氏立今亡

勅建貞節坊 舊志為節婦廉膳生員 張口口口趙氏立今亡

勅建貞節坊

舊志爲口民龐口
屏妻尹氏立今亡

按舊志廣平府志各坊均列建置中深州風土記列諸金石頗是茲從之吳氏又謂明代好立坊其著在舊志者可考見一代文物吾威舊志所載各坊亦復不少當時風尚可以想見近世歐美多建立銅像等以作紀念總之不外表功銘德之旨蓋制不同而用意則同也

方家營三官廟罄鑄有藩王府羣牧所已故父正千戶王澄母宋氏男正千戶王應森娶郭氏立心施香頂叔舍人王沛王瀚兄舍人王應槐弟舍人王應彬妻崔氏男應襲舍人王時新娶莊氏侄舍人王時榮娶張氏次男舍人王時盛娶李氏軍吏李泮金火匠李錦等字樣

按罄上無年月是否採訪冊遺漏不可知據藩王府羣牧所云云則明代故物也